

# 《过春天》：重构青春

## ——传统青春类型电影的突破与创新

**[摘要]** 《过春天》在 2019 年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平遥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种种荣誉。作为青年导演的白雪，以其扎实的电影基础，尖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女性导演的独特细腻深邃的视角，拍摄出了这部别具一格的青春电影。对近年来的青春题材电影做出挑战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破与创新。

**[关键词]** 青春片 现实主义 电影美学 地域文化

### 一、青春类型电影滥觞时代下的突破

《过春天》故事围绕拥有单非家庭背景的女孩佩佩，每日在港深之间来回穿梭的背景展开，融合社会问题，讲述了佩佩青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友情，爱情同时把成长过程的伤痛以及现实社会的复杂融汇结合，创作一部与众不同的青春片。在国内青春片低成本高收入的经济刺激下，青春片作为和喜剧片有着相同经济收益以及效果的前提之下，国内电影市场出现大批青春电影，而影片题材大多单一化，故事老套多讲青春男女的爱情，堕胎流产剧情滥觞，描写青春之痛的状态下，《过春天》的出现无疑是给国内青春电影注入了一股清泉。导演白雪对于青春电影进行了另一种解读和诠释，通过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人物青春相融合，深刻反映了成长过程不只是只能讲情爱的幻灭，还可以更加深刻的表现个人的重塑，更加现实和真实。因此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导演关注到了青春片的停滞，不断地发现新的突破与创新的例子也不少。前有《嘉年华》《狗十三》等对青春深刻问题的发掘与阐述，后有《老师好》在主题上表达师生情的创新，再有《少年的你》对校园问题的深入观察，这些都是青春片开始寻求突破与转型的代表。

### 二、观念表达突破传统青春电影——另辟新径

《过春天》在对传统青春电影以往情节的基础上进行突破，融入了新的社会现实因素，摆脱单一化的青春成长中的爱情主题将青春的过程，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称之为“别人”的青春的烂漫感伤之感，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强烈同理心的青春感受。

在影片中出现大量的隐喻，不仅仅是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同样也有对成长

过程中现实的反映与理解。带有浪漫主义或者称之为青春理想主义的日本之旅，是青春少女的梦和理想，是佩佩在对于香港和深圳之间都没有归属感时产生的一种脱离自己身份，逃出尴尬生活的向往。日本之旅本身带有的干净纯洁之感和繁华又迷乱，肮脏又势利的香港以及快速发展中深圳的高楼大厦做出强烈的对比，而这个日本之旅梦的破灭，是少女理想的粉碎，同样也是现实社会残酷的表达。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香港下雪也是导演白雪为影片加入的具有浪漫气息同时具有现实意义的一处深刻之笔，影片最后处于南方的香港下了雪，经历了成长的残酷伤痛，得到一切又失去一切的佩佩完成了一次蜕变，香港是对佩佩愿望的一次满足，带有的却是现实残酷之感。

象征的使用也使得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影片中更加浓重，表达更加深刻。鲨鱼这一灵动的象征，自身就带有危险与自由的气息，被养在鱼缸中的鲨鱼是佩佩也是阿豪，他们都被困在香港这座城市之中，有着巨大的野心渴望权利渴望成长。鲨鱼也是港深大海的代表，最后两人在经历了权利和欲望梦想破灭，放生鲨鱼来完成自己对自身命运的最后倔强。自己认清了成年人社会的残酷和对于自身的命运的无力感之后的妥协。绑胶带的象征含义不言而喻，撕胶带的声音，湿热的气氛，两个人若有若无的身体接触，和轻微的喘息声。主创们用多种方法的融合创造了这场关于青春期“欲望”的戏，既是情欲带有青春的懵懂和悸动，同样也是欲望的象征，对想要征服香港这座欲望之城的表达，在青春期触碰着危险和禁忌，同样也是对金钱和权利的渴望。主创让我们感同身受其中的残忍，像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充满神秘诱惑，懵懂的用手触碰它时却会被它的利刺划伤。

这是导演白雪赋予青春电影的现实主义，是对青春电影的另一种解读和诠释，带有青春的痛感以及发掘出社会时代对于人物的影响。现实主义的融入使得影片多了几分凌厉之感。

### 三、视觉冲击带来的新鲜活力

国产大部分青春片整体偏重于故事情节的展现，对于镜头对情节和人物起的作用不够重视。往往偏重于用情节讲好一个故事而忽略了镜头在人物塑造上有其独特和意想不到的效果。《过春天》便做出了很好的突破，从影像风格和音乐入手，让人耳目一新。在影像风格上注重色彩的使用，重视电影的整体氛围，色彩和光影音乐的有机结合与无缝搭配。镜头在港深之间的来回穿梭，风格也跟随变

化。浓墨重彩的镜头来表现香港，很有港味。现代都市的清冷以及厚重的建筑感是深圳的特点。在佩佩和父亲在餐馆遇见时，佩佩处于冷色调的人群来往之中，众生皆是陌生人，被抛离，缺乏人情关怀的佩佩不仅仅游离在家庭之外，也游离于城市之中。搭配暖色调的餐馆之内，父亲和他的一家人吃饭，父亲望向窗外，却无能为力，玻璃是物理作用上两个人的隔阂，同样也是心灵上无形的隔阂，佩佩的孤独和迷茫在镜头的衬托之下一览无遗。第二次父亲请佩佩吃饭也有同样的人物心理暗示和丰富形象的作用。三次定格在影片中给人震撼直达心灵，导演很能把握人心，在对导演白雪的访谈中，她也提到，对于人物塑造倾注心血更加重要，她举例《桃姐》，人物塑造的成功往往能抓住人心，而视听语言为人物服务的作用也不言而喻。定格搭配电子乐，给人冲击力强，同样佩佩的恐惧惊慌也一览无余。在这一点上，《过春天》没有锁死在封闭的小空间中，用镜头美学色彩给青春片带来新的尝试和突破。

#### 四、特殊地域下的时代之感

影片不只是在题材类型上以及上面提到的视听语言等方面进行尝试，同样，他力图去展示一些社会时代的变迁感和沧桑感。对于时代的关注和描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地域在时代背景下的差异。父亲的身份以及佩佩的身份似乎是香港给予的未被磨灭的时代记忆。在那个时代下，在香港的父亲可以在港深的联系下偷情，而时代地域的快速发展使得他很快被抛弃。时代前进浪潮下的小人物的无奈，也是社会现实的表现之一。

其次在佩佩家庭的关系上，也有着地域文化发展的痕迹。家庭一般被看作是归宿和认同的符号。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刘子佩作为“单非仔”有其尴尬和特殊之处，导演不仅仅是拍了刘子佩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时代上存在的这一特殊人群的青春。同样，父亲母亲角色的设置也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因素，导演敏锐的抓住时代背景下的地域文化的不同。母亲处于深圳，父亲处于香港，佩佩自身“单非仔”的身份是一种漂泊的符号，不安定感缺乏归宿不仅仅是佩佩青春期的成长寻找过程，同样也是香港寻找安定的过程。母亲作为和佩佩又血缘关系的纽带，代表了深圳的母体，祖国的根源和血液。牵扯着佩佩的同时也是代表了千万香港市民的归心，同时香港的繁荣，交际圈等复杂的关系人际网使得萌生脱离母体的心愿，本质上是从小受香港文化教育的港式青年。她身上带有的是特殊时代下香

港人的无归属感，漂泊感。

最后的佩佩梦想的破灭，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成长之后，看到了雪是和母亲的和解与理解，代表的是一种回归，也是整个香港的状态，整个香港人们在这种虚假繁荣，地域和地域的联系，成为了拥有自己独特特色同时和祖国的联系。虚幻当中的一种对祖国的回归。这种大的时代的历史在地域的文化中以青春片的方式展现，也一种对影片类型的创新，一种拓宽和突破。

**[结语]** 《过春天》以佩佩青春的成长过程为线索，使得在经历了一次苦涩痛苦的青春之旅之后重塑了自身，这也不仅仅是人物的重塑，也是对青春类型电影的一种重塑，它的特殊之处重构了青春电影，给青春电影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与发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1]姜兆清.《过春天》：跨过绚烂青春之痛[J].传媒论坛, 2020, 02: 150-153
- [2]卢永鑫.视觉隐喻下的《过春天》[J].电影文学, 2019, 20: 122-124
- [3]索亚斌.《过春天》：电影是拍情绪和氛围的——白雪访谈[J].电影艺术, 2019, 03: 57-62
- [4]程媛媛.《过春天》：空间围城中的“自我”追寻[J].电影评介, 2019, 10: 29-32